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陶學士集卷十二

明 陶安 撰

序

送周彥升北上序

宛陵周彥升業精五行書以人誕時支干考其生王制
克凡窮通脩短災休之值悉如其言雖累千百錯雜南
北人清濁高下紛糅不齊彥升從容剖分寸毫釐具
有徵驗其術亦竒矣嘗留金陵久而未祿寓當塗幾三

載歸鄉里恐無以自著遂幡然動其遠遊之思仰而嘆曰今夫求吞舟之魚者必涉乎鉅海波濤之深而後獲焉求千尋之美材者必入乎大山喬林蒼蔚之墟而後足焉求顯榮於時乃鬱鬱處鄉里又安所得乎吾當浮大江逾長淮溯黃河而上之過齊魯之邦覽觀岱嶽之雄北抵燕畿觀光於闕庭與天下豪士結交吐吾術以臧否人物震撼公卿其或曳裾王門前席宣室庶吾志可伸矣余因其行而有感焉古之仕者才德宜其位彥

升乃不得一試以是推之凡守道懷藝困窮不偶者多矣不獨彥升為然也安得使才德布於位亦若彥升之術第其清濁高下無分寸毫釐之爽也哉吾知茲行將有所遇無以戚戚為也子獨不見新豐逆旅之事乎觴之酒以為別

送易生序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入拜宰相出自科第往往登崇臺參大政才學隱居輒徵聘授

官下至一技一能牽援推薦取緋紫不難中州人遂布
滿中外榮耀于時唯南人見阨於銓選省部樞宥風紀
顯要之職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山林草澤之士
甘心晦迹窮理高尚終老文學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
益粹纂附益精其書遍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江
河行地輝光潤澤無所不至使朱子理學之緒益盛以
昌其淵源有自來也哉以是觀於今之世南士志於名
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於文學者率來求乎南求名

爵有命得不得未可期也求文學委心窮理必期於得也南陽易生彥忠氣質樸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游姑孰從予究義理為詞章頽然羣衆中朝夕往來專勤誠確今告別北歸贈詩成軸請予序其端予謂生之南來志於文學者也夫學無先於窮理萃于四書五經體之於心驗之於身踐以強毅之力居以弘裕之量使行成於內文著於外況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待矣嗚呼文學難而名爵易宜申告於中州之人也

送醫者鄭國才序

在天則元氣統乎五行在人則元氣主乎五臟太和絪縕充周無間始終庶物存之而生失之而亡故調理元氣為醫之本至於療治苟非急卒又先致益於脾焉蓋土氣流通則水火金木悉賴以生脾氣蒸潤則心腎肝肺皆資以養良由元氣之所繫也然攻病之術衆人所共務厚本之道智者所獨得彼其情欲憂喜戕乎內暑寒乖沴暴乎外感觸之端不一其元氣弗和均而已矣

是以上焉者運神聖於不言次焉者施工巧而取效脫
乎至危而納乎至安知其本之有在也郡東南之黃池
自如菴柳翁以脉劑高一世而繼者迭興今鄭國才穎
拔衆中志在濟人聞其通典籍知古今事變匪特良於
醫亦儒之秀者矣其先治難素者十餘世傳有端緒且
參撫柳學於元氣流行天人之理已達其要蓋國才道
則儒藝則醫醫者貴得其本而儒又醫之本也宜能察
識病源使不橫罹天閔感其惠者日多有病劇累醫莫

愈者君投劑益脾而痊遂持繭素求令辭頌其能余亦樂道人善慨然不辭嗚呼世之醫者於理冥然則其功漠然求能調理元氣者寡矣然民者有國之元氣也為人牧者有若君之於醫則民瘼甦而遂其生矣聞國才乏風將有所感也夫

送照磨馮克讓序

凡立乎位事有踐於義者不以利害為趨避盡所當為弗二其心而已古君子修身理物動必以正不詭譽不

苟同寧見憎於俗而公議與之以其踐於義也道喪風靡容身固祿諂附阿承委曲備至雖見悅於俗而公議鄙之以其傷於義也居今之時立乎位而踐義有如克讓馬君殆猶古君子者歟君東原儒家以簿書贊風紀主上昔幸南土知其名行已而為照磨於太平居幕僚之末郡府監守貴戚顯官勢位隆盛職佐貳之近猶不敢出一言立異唯俛首斂舌遜謝而已君乃抗論可否厲聲正色折之以理好善嫉惡指斥無隱退食閉門無

貨賄之交是豈以利乎趨害乎避一踐於義焉爾朝臣
有薦於上者授資政院屬官北上京師余惟君之端潔
確然有守當其在官益乎人者人不知也及其去官始
悵然思之識與不識交口歎美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
泯宜公議之與之也異時大用兆於是行其必始終惟
一哉

送馮生序

古之君子學以善其身非務幸取榮富在孔子時三年

不志於穀猶弗易得況至于今古學益遠不敢旣以望
人也苟窮經蓄德俟時而達推其才以濟物斯亦可貴
焉爾是以朝廷立制使士出而致用其目有三曰進士
也曰學官也曰儒吏也州郡吏曹士或不屈從而進士
拔一於千百未易猝與寧受辟為學官若馮生景文是
已馮世居采江其尊府聘師西塾教子若孫唯景文自
幼翹拔疑如成人曩欲從余受業時予為親負米于外
莫克應其所需去年冬始歸則儲氏禮幣已在余門景

文求學益懶館穀于儲以俟受業馮儲世姻皆余懿戚故樂育而成美焉乃取四明程先生讀經程式倣考亭六條之法與之窮繹濂洛以來緒論會歸於往聖旨趣日修月積未見其止豈專科舉之習而已哉今景文奉檄需次學官使能恒久勤勵毋渝始志毋替後功雖進士第可期以登然科舉不足第人品予厭之且久但以親老之養無階得祿遽欲舍而未能若夫慕古君子所學則誠本心也余既強顏充賦鄉省景文亦歸臨別因

道斯語俾以自勉焉

伊洛淵源錄序

道在天地間經緯人文網紀世教無一息不存其明與
晦繫乎人而已矣三代浸遠真儒善治世不一見聖塗
榛蕪為害滋衆上下千餘年孔孟遺統泯焉隆地斯道
久晦天實厭之於是濂溪先生特立先覺建圖演書啟
導後人程兩夫子心領正傳遂嗣鄒魯絕響其學以誠
敬涵養本原自洒掃應對貫乎精義入神自靜存動察

極乎盡性至命卽物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擴聖賢
未發之秘凡羣言混殺俗學乖陋一掃其弊悉反諸正
時則康節邵子游神先天闡揚理數橫渠張子得於見
聞沈潛堯舜之域以相羽翼斯道大明於世天下英才
接跡及門佩膺師說言行出處散載方冊朱子彙次成
編總四十六人題曰伊洛淵源錄所以上泝洙泗下行
考亭之流可見道無一息不存因其人而明焉爾國朝
許文正公身任斯道傳之右丞耶律公俱掌冑監唱和

伊洛之學使其淵源之盛充溢四海故為士者皆知根
據理性考精粹而棄穿鑿其於聞道反若出乎三代之
前者蓋有所自來也右丞之後行已公光嗣家學曩貳
憲湖北嘗出是編壽梓鄂泮及調江東復命刊置姑孰
郡庠值太守子明高侯大新廟學圖興教養之具喜得
其書用廣傳布府推李君全初協心董事將俾學者探
討服行約諸身心建諸事業歸宿乎仁義中正其於人
文世教信有補益哉

送教諭張彥聖序

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井田教有學校三代迹熄首變治養之制代相踵襲莫能復古所存者唯學校久而益廣誠以性衷倫理在人至重不可一日不明於世況乎考德藝美風化又國體之所急哉漢晉以下學盛於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於郡縣而教官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郡庠而已今也邑必置學學必命官祿雖輕而道則尊

勢雖孤而任則專去民最近禮樂之澤易浹於百里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有不屑於它岐焉華亭為古名邑倚郭於松江廟學弘麗廩帑豐叨稱最浙右曩余識其文物類修整醞藉有機雲遺思故談者舉教官美任為是邑屈巨擘行省以斯職授諸彥聖張君可謂得其人矣彥聖科第世家也學敏文贍超躐等伍如竒寶橫道趨者樂競嘗位賓師于鄉校端表儀肅條約弟子誥誥推是以教華亭啟義理之秘藥浮奢之痼新耳目之

習謹身心之脩則德藝有不考歟風化有不美歟性衷
倫理有不益明歟然余告于君者非以是為足傳曰惟
數學半又曰仕優則學君子之應乎外正以資乎內也
子其砥利器馳堅車必得備于千萬人之場將使科目
由已重無使已由科目重廓其用於時是固君之所志
而余之所望也豈徒善諭一邑而止哉

送海漕官徐師顏序

朝廷經國之資仰給於東南貢賦者惟田租尤盛荆揚

荒服遠王畿數千里外巨艘山矗歲漕三百餘萬石涉
越溟洋達於沽口風潮恬便旬可抵燕視古鑿渠引河
勞工力阻湍石困於輸將萬不侔也海漕開府姑蘇品
居正三寵以銀章位在列郡上勢埒藩閫其屬千戶命
服深紫金符煌煌每督運至京戶部奉旨燕勞錫予特
陞其爵豈不為邦有儲峙乃命脉之所寄哉太平為瀕
江下郡秋租十四萬石今年春夏兩運漕府以千戶徐
君來督事準量適均官無虧逸人不知擾徃時漕夫恃

豪倉曹恃衆氣不相弱啟釁片語攘臂奮呼黨應蓬午
鬪揆擊效延害於民市肆晝閉物情震洶歲常徂習不
悛有司莫能輯也比者治郡皆賢大夫重以君之才柄
故能潛遏競端勞績彰偉蓋君乃吳門巨室其尊人領
漕職風烈鬱存則繼美於先世者有由矣諸公名流以
君勝任而民咸德之於其行歌詠累牘俾予述其旣竊
惟詔旨嘗賜天下半租而民力向紓奈之何中原游歛
天子痛元元橫罹飢溺修德弭災傾庫廩以賑救仍下

令蠲全租近京師穀價翔湧公室私家皆以不給憂則夫延頸而望哺者方切切於斯時也君宜速於往以佐其用勿使粒米如珠而重朝廷之慮也

送丹陽山長劉彥質序

姑孰城東南羸兩舍井邑豐華地名黃池其學舍曰丹陽書院老屋數楹歲之常入教官借廩郡庠幾無容託甫至突未黔尋託事去無以振宣文化踵襲滋久見聞為常禮摧樂暗莫克扶植余竊病焉其能釋余病者僅

彥質劉先生而已常端坐論堂舉五典三物之懿誘導
諄切闡揚朱詩經緯其性情溫柔寬厚入樂親之寓況
澹寂空室磬懸唯簞豆自奉無金穀出納之煩得肆志
於理與乃考創學之由知自西山真公嚴潔祠報使其
餘響遺烈震蕩耳目矣郡侯嘉歎思有以慰先生之心
因相其材役崇飭廟堂樹墉浚池規制合度憲軺聞其
賢割天門剝儲萬緡有奇營產以給之積數十年不可
興者一旦淳興光華偉哉郡府承憲首考藝郡庠衆曰

持衡公平唯劉丹陽能然禮殿落成于泮衆曰賦以頌
禱非劉丹陽不能然每入城市士大夫爭迎承歡盃酒
間願望儀表以自肅也余覽天下事其可興者順勢而
成為力率易不可興者建謀而造為力率難君處難如
易昭有全功苟移其能措諸時用則利益無窮不特釋
余所病世凡共病久不能釋者猶渙然釋矣劉越人也
考滿詣余言別故樂稱其實豈苟譽焉而已哉

送趙致端序

十四年前余與中山趙致端居同里學同師治同經自
髻及冠情好甚篤游止與俱其間別久者唯侍其尊府
尹縉雲時為然餘則無數日不面面輒講討理性評古
今文章或倡和成什率以為常其樂藹如也時趙氏自
憲使朴隱公寓姑孰市之東巷古屋逼城蕭蕭然也稍
東則廢城之基其地高爽下俯深隍植以花竹嘉蔬盈
畝中峙歲寒之亭余生晚不及拜朴隱公公冢嗣即致
端尊府字子範余每見其宴坐亭中靜閱書史性高古

與世不合再除旌德尹志弗樂任甫五旬棄官攜家西
居臨穎致端因別去余每西望興思往來于懷又懼致
端氣質豪敏不拘小節見所接者莫已若乏規戒磨礪
將中道自輟去年春余在京師遇其從弟致安致本獨
喜問致端事則稱其志彌高才彌進冬許昌毛公禮遊
姑孰屢與余言致端如致安所稱今年冬致端與其弟
致敬來尋先人舊址首訪余相見驚喜劇談舊事才數
日過金陵省其從父子威君浹復來渡江西還徵贈

言於余君業周易請舉而喻焉升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木由尺寸而拱抱能升自地者以積而致之也人有所積培植以素進為以漸勿棄小善勿負己能日升不已道德崇而才業廣將無施而不可嗟乎其必積而能升哉

送天門孫山長序

今書院星布海內類多後創教養之具不足甚至歲無緡龠之入虛額崇而實效微求如天門粟幣之饒佩屨

之繁鮮有也教官紛列庠校每借階餌腆祿故視事席
未暖輒乞委引去視廟堂蕪圯墁瓦飄剝漫不經意求
如伯明孫君守任獨勤又鮮有也以天門之山得孫君
長之其果能振揚斯文哉書院建自前代扁以宸翰當
大江上直兩峯屹立相顧勢抗霄漢宛然戶闢之象基
弘構蠶專其地勝遭季世兵攘士浮淮續至咸賴給於
茲田租石踰二千迩年蠶漁日滋反至匱乏廢寂若傳
舍有識憫慨每冀得人光復舊觀嘉惠士子惟伯明在

官卓然殫力徵浙田歲逋購材鳩工撤新禮殿翼以崇
庶塑圭冕像百有二十脩闕齋庖招集諸生闡明聖道
以淑人心覬嗣鄒魯遺響而君適考滿積資萬緡以授
代者於是聽試憲司需選于吏部觀長是山者未嘗親
獲交承其善終如始克蹈全美僅見君爾行將典教州
郡職益重責益深振揚斯文當不止此吾又厚期於君
也

送王子楚序

有虞世賞岐周世祿獨官不世者人賢否殊也逮至周
官師氏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考藝進退未嘗
悉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蔭補法行或曰顯官必公卿
子弟為之以幼習其業熟朝廷臺閣之儀或曰驕驁不
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皆偏見
爾及考漢儀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擇茂廉者補令丞
其法良而未備今制蔭補五品之上受命于朝降自六
品省銓掌金穀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差至滿始受朝

命許典民政蓋治民者為國之大端理財者經國之要
務將俾因仕知學練世故涉艱難以培其才然後移以
治民故不得不自理財始此則古所無也王子楚金華
人四世祖魯國文定公為淳熙相由宋而元世繼簪紳
其父兄皆儒仕子楚以蔭補為姑孰征官之貳夫貳也
在它官特佐其長唯征税則操柄規利勢與長使等君
雖日游廛市雜然商販中而清資偉觀見者珍慕猶麟
鳳拔乎羽毛之倫也自其夙承庭訓受經許文懿公之

門遂有成立雖由是以治民而為之奚難其或薦名文
翰接武朝行得以著其猷為既非驕鶩又熟朝廷臺閣
之儀漢所擇茂廉吾非斯人而誰與江風載薰歸舟言
邁持觴列餞贈之以文

送經歷張景中序

銓衡重守令之選而經歷次之蓋不輕以授人也自幕
僚不辟於長官而命於朝得以均禮抗論彼可于上此
否於下彼非于前此是于後準律而裁之當也據理而

行之決也其責任豈易乎哉姑孰郡有幕官曰景中張君執心以公雖疑而不避持身以廉雖貧而不怨議事弗隱長官心服其能不敢越理而肆夫幕僚有三經歷居其長當一郡喉衿綰轄之司苟得其人則恩流福衍是則寄千里之命者不獨繫於牧守而尤繫於經歷之賢也然牧守出治者也經歷贊治者也出治得專制之而贊治無自遂之義或不得於守雖欲語而箝其口焉雖欲動而掣其肘焉經歷之難為蓋有甚於守矣一有

弗當其才强者矯戾以立異為能弱者詭隨以苟同為
便守以崇貴臨已上必與之異飾譽而已必與之同罷
軟而已苟守之所行未中乎理則戾而非矯也中乎理
則隨而非詭也或任其偏而贊之乖方此郡政所以不
理也若君則不然不怵於勢不屈於私鼓唱公道見義
必為無猜口掣肘之患無矯戾詭隨之失三邑士民樂
聞其善而稱誦之及去官也歎羨思惜欲畱而不可得
矣君河東人家于浙西其詩文備雄厚清楚之氣風儀

脩潔美鬚髯望而可敬今將入京方當登用髦俊之時則昔日之賢幕官即異時之良守令也不特陳力効職以忠於君又將立身揚名以顯其親

施山長挽詩序

人有遠百世而相知者況同時乎凡居遐壤異域皆同時也況鄰境乎苟言行中於義文學根於道雖不及目乎貌耳乎辭吾將信其力善而沒有餘思矣無它天理同然人心無間此敬叔施君之沒士類不能已於哀音

也宜哉至正初余識君之子景中於鄉闈抑抑乎其恭也循循乎其良也余嘉敬而深期之是歲果與江淞省貢甲申再會錢塘而景中禮益恭德益良蓋其涵育薰摩服父訓不違故植立如是余既因景中知君之賢然未獲一遇以遂所願甫五十而卒觀余友鄒功父狀其行謂君立身本諸孝弟忠信持己以敬善奉親睦族恤孤濟危雖三代淳厚之俗蔑以踰茲余又知君德脩於內則其綴文攻詩發於培養之素異乎雕組末習矣君

家宣之雙溪受辟長初菴書院未及赴任其卒也姑孰
郡邑大夫暨在津播紳聞而感傷今寔有吉卜遂相與
聲諸挽什用相紼謳姑孰與宣鄰境而大夫士未必皆
識君也韻度悠然寄其哀思豈非力善可慕出於心之
同然者乎彼其富家大姓斂怨興讟猝遭變故衆心幸
焉余以是益歎施君之賢不特可知於斯時將有遠百
世而相知者矣

送張誠之序

朝廷課守令興學居六事之一屢飭風憲勉勵人才風化之寄有所委屬然而肘教印者撓於錢穀出內正錄曠為閑秩遂設大小學之師曰訓導表儀諸生每旦望守令謁廟聽講或憲節按臨羣集論堂獨以師生藻黼學官而訓導為職反重於教官矣至正甲申冬江東憲官來戾泮黌懼教養弗稱命選訓導教官宿儒合辭進曰有張姓字誠之巷處受徒行義文詞允宜是選監郡子實尚書郡守仁卿胡侯遣幣致辭誠之遜避再三乃

起供職憲官分庭鈞禮郡侯喜於得人士子慶學校之不廢焉及胡侯考滿子明高侯視事新建廟學君為考其制度高侯致政去尚書綱總學務其為人剛嚴少與可君與之始終三載無違言忤色人以是多之歲大比充賦于鄉且請解職學正臨行簡學錄劉彥英登門固留而其意不可矣嗟乎古道浸遠篤於力學者寡勢競之所歸貨賄之所在紛紜是趨孰肯甘澹靜以自淑其身哉君既有植立推善及人而學校有所賴於張氏其

有光也張之先來自安豐居當塗者累葉今為當塗人
送篤彥誠赴官紹興序

至正初科制復興國人增試明經迨迫試期鼓篋場屋
者類以未暢全經自惕然積學深純見理明徹則敷繹
有裕時彥誠以詩經領江浙省薦試藝京師弗合而歸
歲甲申大比又領薦行省乙酉春遂得偁春闈奉對大
廷余亦與計偕在京師聞稱右榜之士莊肅端慎人輒
以歸彥誠受衡陽縣丞以母憂不赴改紹興錄事司長

官即字牧正官也今年春余較藝南宮寓都頗久見新
進士及前兩科登第求仕者多除字牧正官彥誠因有
是命焉竊觀近數十年朝廷拔文學之士共治天下不
過徵求隱逸也作養甯監也開設科舉也然起自丘園
卓有顯效寥寥幾人哉甯監之選歲僅六人至於躋省
部歷臺憲纂修國書掌教成均布滿庶位下至寄郡縣
之命凡補益治體者多自科舉出上意責望不薄也今
彥誠之官越上猶故鄉也人情風俗知之有素發其所

蘊施諸政而有餘矧其同官徐國賓余曩忝同貢彥誠
與之協心蒞治孳孳撫綏越人必被其澤而克上副責
望以增大科之光也彥誠既往出此質於徐君以為何
如哉

送蔣茂功序

稱學校之盛者非貴其金穀豐饒棟宇宏麗在乎得人
施教使詩書禮樂之澤涵濡羣心為國家育賢才為斯
民美風俗任是責者由於訓導得人也太平學宮教授

缺員正錄代出內日趨走奉承不暇然教事卒賴弗隆者幸有蔣君茂功以訓導為職耳曩郡侯承部使者命求髦雋為學者師士論翕推茂功無忝是職教官踵門迎請遂謁廟告至官僚寓公薦紳名流羣執賀爵列進德堂賤夫下走亦知為得人日坐公齋敷揚唐虞三代心法治道紬繹微旨及伊洛格言委曲誘進學者歸心太守高公興造殿庭輟庖饌君僦屋于市以居其徒朔望仍會講公堂不廢常儀今試藝浙闈棄職而去衆謂

余與茂功雅交不可靳一言以泯其美余惟君在庠舍
幾三載當監守之親蒞公憲之按臨御史之循歷宣撫
之詢訪能使學校光華稱盛于遠邇苟不自以為至端
誠簡重充拓志業又將展摠才猷適用於世豈止若斯
而已哉

送王生序

宛陵王生廷淑嘗受業於余今從父官奉化同舍生請
曰王及門且久去有離索之歎吾黨亦戚然于懷願先

生臚以辭余因自念弱冠時閉門獨坐研討經籍頗涉諸家慕古人修詞章病未達其要乃從朋游間得四明畏齋程氏讀書日程放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節目次第筋聯脉貫使攻儒術者有楷式遂遵效其畧持循累歲真若承嚴師而親畏友也既長為童稚師獨愛尊以程說十年前分教泮庠廷淑來遊摳衣弟子列聽演易旨探索象數義理之隱蹟諷覽考覈亶亶忘疲年漸盛猶請益不已近數載余東游吳西過淮汴歷燕趙齊

魯往回無常廷淑亦深居寡出姑孰人士敬其德性悅
其才藝群遣子弟執禮事之就室邃巷勤於訓詁余於
程蓋私淑焉者則廷淑治身誨人其端緒亦有由也奉
化距四明城兩舍程氏教育遺澤在乎人心子之往也
敷求典刑進而不畫博焉以會其理篤焉以蹈其實尚
其強勵而惟永終之圖余既喜廷淑之行而成其學也
而自惜不獲親炙於程逝也又以志余恨



陶學士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學士集卷十三至
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陶學士集卷十三

明 陶安 撰

序

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國家以諫諍繩糾之任託諸憲臺遴選才德為監察御史所謂彰善瘴惡激濁揚清者所繫特重焉官無崇卑聽其舉劾政無鉅細賴其維持將以廣一人之耳目建百僚之標準稱是職者李君儀伯大梁人也其尊府嘗

持憲節君自早歲即以名節自許初道守汝州遷章邱
尹以最績聞朝用薦者拜南臺監察御史乃至正戊子
守省湖廣連劾大官威震徼外明年讞獄州縣情無冤
疑於是憲綱尊肅而政體清嚴矣又明年調西臺御史
竊謂今之從仕莫要於言路當不諱之時則忠國惠民
之策蘊於平素者無不可施況君心術端粹言動不苟
無愧諫諍繩糾之任哉君在南臺其同官李正卿赫彥
凱李好古皆時之所重君又與之同官于西臺梁乎珪

璋之交映也鏘乎金石之相宣也言路得人於斯為盛則何功業之不可成也歟將使斯民被其休澤也歟其可賀也歟

送安思善赴西臺序

皇元有天下要荒之外悉主悉臣疆理四方分二十有二道統以三臺西行臺置關內其所屬漢隴巴蜀猶禹貢州境若河西雲南皆氏羌蠻戎之居遠連絕域廉訪司四道既重政刑之柄監察御史坐而鎮行而巡所以

疏王澤傲吏治繫民心也安君思善由南行臺監察御史而有是調將以國家威懷之道勸懲之法往彰示乎西土焉方其官南臺也出按江浙行省蒞事靜重成憲是率股肱大臣心用厭服及入閩慶讓廉汙洛求隱塵物議稱善其素性寬厚不立崖峭之行而聞者敬憚文學恬退之士薦揚弗疑蓋其蚤游上庠師承鉅儒禮樂以陶其質德義以養其心經術試藝中高選歷仕端介遂登清要今移節于彼而風烈益峻器度益容則函崑

未足喻其崇澧渭未足喻其深也僕聞盡忠所事者勤
勞不怨或者驅馳曠邈而偉論令儀有以肅遠人之聽
瞻使知朝廷任言責者有其人豈不為風紀增重哉故
序以贈其行

送張太初赴西臺序

出自世祿之家與起身於閭閻藪澤異蓋公卿子弟夙
習世業素閑朝儀若天性自成至於四方幽遠物情民
瘼利害纖悉鮮克周知其由布衣應時而奮者雖歷世

故然多踈迂野率弗適其宜二者恒難於兼有今乃見於張君也君字太初保定人其高祖汝南忠武王魯祖淮南獻武王皆以勲勇佐國初征伐其祖恒陽忠獻王又以文學為賢相至其尊府襄孝公與其諸父昆弟俱有顯爵自元有天下而中原世家以文武忠孝輔翊景運王公累葉者未有若斯之盛也君以廕補官拜南臺監察御史寬明仁厚不殘躁以立威不假貸以縱法庶官承風望而敬畏於繩愆糾謬舉善薦賢克盡乃心雖

出自世祿之家而能脫畧貴介且知物情民瘼若多歷
世故者求於斯時亦云鮮哉踰年遷西臺御史往踐厥
職君其思盡補報不特為天子之耳目使累善積功而
不已豈不為天子之股肱乎如是則先世文武忠孝之
澤益大以昌而無忝於祖父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
始其在於君歟於是昇之士知其果異於人也遂作詩
以送之而俾余序之

訾母高氏慶壽詩序

行臺管勾訾君母高夫人壽八十有四歲其誕辰當仲冬二十有四日搢紳之士賦詩為壽惟天報施善人恒稱其宜德之厚者福隨而厚此理之可必者也夫人早有令儀以禮法自持長適名門其良人字伯元善事親讓兄弟以田宅仁於闔族濟物樂施卓義聞于時朝賜旌表亦由夫人能輔佐君子以成其美焉諸子訓以義方由是管勾入仕溫雅謙謹以祿奉養恪恭子職夫人雖深居闈閫教令不出于外然觀伯元所行及管勾在

官則夫人之賢可知矣夫人在室為賢女相夫為賢婦
教子為賢母厚德如此是固宜享康祺登于頤耆聰明
彊健食息安逸有孫有曾垂裕者盛其福之厚方來而
未艾然後知報施自天其理果可必也傳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又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信有徵矣
于時新陽布和綵庭燕集拜舞稱觴承顏怡愉莫不嘉
歎夫人之夫婦齊年而樂其子孫之英秀又從而祝曰
夫人之壽如松栢斯茂夫人之福如川流斯續如山如

早如金石永久有命推恩錫封榮侈綿綿脩齡其自今始

行臺管勾訾德明壽詩序

凡頌禱美辭必以壽稱天之所祐人之所期莫盛於此
洪範壽居福首賴以享有百祿者也是以誕生之辰視
為吉旦相與稱觴為壽致慶祝之禮況當父母皆存兄
弟翁和有德行以華其躬有爵祿以興其家而又有子
有孫此皆人所甚欲而不可以必備唯訾君德明能兼

有之可謂得於天者全矣君居德州齊河縣讀書取仕
歷省部臺憲以廉謹聞今為江南行御史臺管勾性度
寬淳風儀頎峻出言有章事無過舉宜於其職見者敬
而愛之二親康健垂白在堂年皆八十有餘奉養盡禮
同氣四人敦於友愛子皆教以儒業而且抱孫焉人謂
訾君諸福咸集豈非前人培植深厚而英華發於茲歟
抑其賢而力善自有以致之歟何其兼人之所不能兼
也乃月屆嘉平時維初度教官多士聲諸賀章僉以君

質如松柏壽之符也然今朝廷求治旌賢臣爵有德當益廣忠孝乃心王室盡其才力必進升高顯則仁者之壽不惟在已上以壽國脉下以壽民命是又衆之所期而亦君之所願也

送崔文翼序

朝廷選官以任憲臺之職憲臺選官以重從事之寄賴其稽律令操簡牘上佐耳目大臣表儀諸道糾正百僚禮法所由出刑政所由平故惟大體是務不以承順趨

走為能此從事憲臺者所以異乎庶府掾曹奉行簿書而已也崔文翼歷內御史史江西廉訪司照磨調海北廉訪司知事行臺辟為從事沉毅不躁露言動中理遇事明決克稱茲選夫行臺治集慶統江南十道吳越閩楚外薄島夷其地萬里郡縣數百吏治廉汙未易悉知然風紀嚴崇為善知勸為惡知懼法度行而禍亂弭使主上無南顧之憂由得賢以任憲臺之職而贊助者又得從事之賢也竊觀斯時起身由此者類登顯仕或持

節一道或歷三臺御史或位至中執法丞不可勝數其
或官于省部院監無往而不宜故名臣碩望接迹當代
者多若而人也考滿升秩又當砥礪名節服勞王室必
有深慮遠猷為國與民建久長之策其志豈在爵以華
其身祿以裕其家而已則異時所立益有加於今也哉

總管視學詩序

今天子遴選牧守內則省部臺察外則宣閭憲司歲各
舉一人課以六事特增興崇學校之目其委任之法良

責望之意深矣由是太中大夫李公思敬以厚德令望
出守金陵其地當東南都會統州二縣三崇臺鎮其上
庶司隸其下繁劇叢脞視他郡難為也自公蒞政不勞
力而治人心悅服其於學校尤所加意亦既戾止郡庠
延聘英儒分教齋廬學者知所歸向矣惟是明道書院
實程伯子遺光餘化之所被廟庭有祀師生有養其來
已久然而宣明勉勵必有待於牧守之良也公乃慕前
賢之道德啟後覺之進脩臨視于茲次第興舉豈非斯

文之幸歟竊謂牧守之職農桑刑獄錢穀賦役無不兼領而每重於學校者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所以厚彝倫美風俗育賢才悉由此出推公之心其與黃霸教化潁川文翁興學於蜀同一致也區區叨長教席瞻承威儀以為昔者魯僖在泮頌禱有詩敬率多士形於詠歌用昭政教之美焉

張景遠詩集序

自朔南同文七十有餘年季朝遺老殆盡斯民長養於

混一之世凡詠歌成聲彬彬治平之音矣在昔作者江
左宮商振越河朔詞義樸厚當其分裂各隨風氣以專
一長逮其末也振越者流於輕靡而意浮樸厚者流於
陋率而味寡今風氣相通無間南北能詩之士傑出相
望宣宮商於詞義間况景遠張君又自北而南者乎舊
居河東徙家毗陵獨喜攻詩雖遇事糾紛常吟哦有雅
致歷覽名山巨川仙墟福境輒吐英藻罄其模寫使東
南偉觀雄竒靈怪千態萬狀莫能秘於片辭隻韻及情

因物觸嬉娛感戚一寓之詩其或游神冲澹托意悠深
則又脫氛埃棄雕琢故體格屢變卒歸於治平之音焉
且詩亦難矣苟培蘊豐碩志端而遠氣充而弘則形於
詠歌自中律度君髮雖斑造進未已猶當揚厲風雅遺
芬高視兩京六朝之上茲又余之所望也

送教諭潘君序

僕幼時師鄉先生勿齋潘公公諸子唯叔聞君秀出昆
季間僕兄禮之疑有質過有正其趣解超明辯議該融

足以靡人之見聞僕既幸受業勿齋公而又幸君啟益
之多也勿齋年浸邁而君以文學馳俊聲四方戶屨以
所事勿齋事之自是師道日隆矣勿齋既沒君愈自脩
勵耿介剛直人所敬服當科制較於至元無祿養親憲
節按郡遴拔髦士為教官時監府戚畹崇貴雅聞君譽
命僚佐勸其試藝君英風邁厲未肯遽就邦之士夫咸
勸君起而為是舉榮也君始操翰簡就試遂中首選人
謂使科目興所得才能亦豈加於斯人哉初仕富陽教

諭脩廣廟學文教煥興其民皆曰教官之賢如此吾邑
未之前見也今調嘉興重其去者歌詠聯牘僕惡能無
一言乎蓋君曾大父真居先生學以理勝大父拙逸先
生文以理高累世儒雅子孫多賢至君大振先業屢誨
鄉校育才輩出是不私其家傳今又恢闡緒言播揚休
芬以惠百里士子則潘氏之學將流行而未已也僕因
思世之為文章者有二古文尚簡嚴故紀述有法時文
尚純暢故進取合度人病不能兼有其長君於此素皆

優敏而必培之以深潛之功昌之以正大之氣異時登
名天府而代言翰苑益以濟美於前人則夫善諭一邑
者豈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學錄吳仲進序

學有錄其位第三上則典教者縮篆視出納專署事之
柄下則分教者列居齋宮訓弟子負皆有常務間其中
者貳之以正參之以錄若無所務棲偃空室為況寒澹
至者席未暖輒引故去曠瘵歲時覬滿而遷秩漫弗省

所任當何若此為正錄之庸習也夫官以錄名有糾督之寄焉有檢束之責焉官制宰相錄軍國重事隸郡城理民者曰錄事而於學亦置錄雖資級懸異其為糾督檢束義無獨殊尚宜曠厥也哉錄昇學事吳仲進上饒人在官盡所當為不苟焉以庸習自同於常人了處泮庠東廡闔扉四辟立以簡褻自適廩粟僅給枵然無餘資忍於久留絕望望之念若教養若祭祀若月書季考及催科營繕悉得與聞而無侵官之嫌以能協謀較勞

使功不歸已勿之有意焉爾已終三載不少廢怠其於
糾督檢束蓋無所愧果曠療之可議乎然士有直身行
道不阿世徇俗君子好之則小人惡之故譽興而謗隨
脩已者不易其心也而在昇郡雖有直身行道好寡而
惡多萋菲成風樂傳喜聽不崇朝而遍城郭仲進之守
官也吾見物議有嘉而庸人賤走無毀也又以驗其皆
無所失也今將謁選行省吾黨同時寓昇者惜其遠別
俾序其事以為贈

送訾德明赴刑部序

六卿之贊佐在刑部者所繫尤重裁制簡牘議天下之
獄使麗其法死生輕重由之而決故中書選主事視他
曹加審所以慎邦禁憫人命也南御史臺管勾訾君德
明改刑部主事以其嘗為刑部史因有是調命下之日
衆論稱宜赴官北上予因語之曰五刑之用天俾齊一
下民謂之天討人君猶不得私況有司乎居是職者其
道有二明無所蔽則察之精而情不隱敬無敢忽則處

之公而法不濫觀臯陶作士惟明克允蘇公司寇敬爾
由獄可知已自申韓刑名之說興而虞周忠厚之心泯
故秦漢以來法家少恩間有賢英之君豪傑之士亦為
其所移而治道有愧於古君既深於律令其性仁慈寬
平當贊卿士追求臯蘇之意刮磨申韓之習制罰以中
令伏辜者不自以為寃而致祥刑之效則古治不難復
矣又申古訓以告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送王秀才序

滄陽王立中來自江都從學於余友許君栗夫許君長
金陵南軒精舍招徠學生故聞而有慕容論堂西齋
左圖右書晝夜披考常敏焉勤勛其進若川湧山出未
見其止意將為君子之儒也或者竊謂之曰夫江都淮
海奧區游仕之所趨賈貨之所居水陸珍味可以適口
宮室溫涼可以寧其軀擊筑吹竽酌酒歌呼又況服飾
纖麗紉袴而綾襦或被薦擢則又拾青紆朱子何孤苦
于旅途而棄其所娛不幾於迂哉生笑而不應俛首脩

業唯師說之務聽而其志不少渝余每過許君生必周旋下風趨蹌秩如辭貌溫如余心悅之予其優異於初焉歲暮省親歸廣陵請一言以為諭生以余與其師同年交而視余猶師也可無辭以勗諸今夫適萬里之國歷山險犯湍激若未易至苟日進百里十旬而可徂矣或乃百里千里其心厭數遂息焉而不速其程雖假以歲年莫克至其所也生歸承顏之隙汲汲循循究力於學術而以聖賢為模母若百里千里而自息者亦能復

來而卒業乎審如是則益笑或說之非而有以稱余之所予也

送陳秀才序

天之賦予不靳於富貴而獨靳於賢秀焉葢爾之區豐
貨賄榮爵秩者隨在而有況通都大邑乎若清明靈淑
之氣毓美于人器識超異而德藝崇茂求諸通都大邑
寡曠幾何故賢秀者天之所獨靳人之所難得也幸焉
得天之所靳宜致力攻學成其始終不然是自棄其天

矣然學貴得師孔子大聖無所不學則無所不師學者
非有聖人之資而緩於求師方策之間未易識其向方
或手一觸目一寓遽謂道已在是嗚呼道果在是乎淮
西學者陳師賢聞者易許君栗夫長南軒書院渡江而
東執經從游許君嘗以易經領首薦與余同年而余承
乏長教明道亦以易授徒兩書院相去不數十步師友
常相會一時文物浸盛師賢居儕伍間觀其師闡理象
摛詞章心潛意索汲汲忘勞豈非夙賦賢秀而得天之

所靳乎乃能遠涉擇師不謀於所歸其器識德藝將由是而過人有不自棄其天矣告別而去其友徵言為贈師賢明易以其所知者語之大象傳乾曰自強晉曰自昭天之行也日之進也無使之者出於自也自強以久其功自昭以撤其蔽聖賢之學率此乎由子之得師既美矣體驗而蹈其實涵融而領其奧又已之自為而師之力無所施矣子歸同安見其先達仲暹汪君參究所見聞并出吾言而評之可也

送畢仲和赴廣西序

銓選重內輕外自古為然今官京師者稱美任官中原者次之江南又次之接境又次之邊遠尤次之故仕由江南者不得歷中原自中原出邊遠必趨進資格用是莫不重京師中原而樂趨之於江南接境邊遠槩視以為輕唯風憲則不然天下分道二十有二其勢均一在內者固重而在外者益不輕南臺統十道兩廣海北為邊遠之境廣西視廣東愈遠遠則憲府愈尊矧溪峒犄

猶負險盜掠職字牧者或不良於理歲常弗寧朝廷遣名臣往踐厥土寄耳目之任所以宣王化糾庶僚緩鄙民也贊憲府刑政者曰書吏擇其才能以導揚威德去憲官最近立于諸侯百司之上衆所敬悚余故於畢仲和喜其行也余與畢無素交中山曹仲德來曰畢在童年隸經籍長而弗懈攻三尺法出入臺閣補金陵郡史調秋浦薦廣西憲史今驅馳數千里其志可以有施也余聞其言因念廣西憲府既遠而愈尊又無重內輕外

之勢書吏雖奉承簿書亦可貴焉其拔自郡吏者一道
僅三人得與是列甚難今江淮以南無慮百餘郡吏額
不減數千仲和以舉者而登諸三人之列獨非幸歟必
將佐其官振紀綱明法度貪縱者伏戾而猖獗者順令
使禮義之美昭于遐荒乃憲紀之光華也仲德以余之
言可告於畢也遂書以貽之

送天門劉山長序

天之厚賢豈以美秩豐祿驟享於少壯為一時震赫而

已故常假以歲年使練閱久培植深雖艱回滯抑不撓其所守用是心志堅才行充然後無施弗能矣自科制興幾四十載老成儒流有游領鄉薦不獲被選南官猶勤敏不息意將伸道濟物是謂心志堅而才行充者吾於仲愚劉君見焉君鄞人蚤治詩書既悟旨歸又以聖人微權寄諸春秋乃探討筆削遺意博搜諸傳精覈淹暢學者北面而心服至順壬申秋與貢江浙行省後十有二年為至正甲申再與貢然皆弗合于春官當其得

儁千萬人間而文藝恒有餘豈於三四拔一之頃反有所不足耶故朝議知下第之士坐以額沮慮其遺才悉授學官君因得長天門書院天門東望姑孰城一舍昔宋季地蹙兵警且教養弗輟寓士滿庠舍近年以來曠典多矣自君視事崇節廟庭增廣齋廬日蒞論堂以理性之與彛倫之懿啟迪後覺遠履翕趨風教大行此雖小試其能蓋已動人耳目則此重任之克負其不兆於茲乎異時敷施治道衣食生民功被當世以垂方來故

知天之厚賢其不速而遠也審矣滿代言別僕忝同貢
之好而相知最深是為序

送東川山長張彥深序

守官而敬其事雖地居幽遠若可曠緩而不怠積業累
功久而自著理勢宜然推是心也雖古忠臣志士何以
異哉太平書院四天門采石丹陽皆在屢井據水陸要
會憲節循視郡守臨勵使官賓客舟楫車騎往來接迹
長教者勤於當務不獨可以塞責亦得見知于時唯東

川精舍邈焉與區冠蓋措紳無因而前學官寒寂勢寡
位下或才德蕪餒則沮恭弗振用是敬其事者鮮矣僕
嘗識張君彥深於金陵神表清峻有足動人其教江寧
時嘗攝邑令代行尉事臨政通敏整武脩禁姦攘踰歲
大治調東川山長可謂幽遠而宜曠緩乃勛躬厥職未
嘗一日廢使經籍宗旨禮法正論宣暢于藪澤則嚮道
深質沉潛聖化者豈無其人乎今年夏僕自金陵考滿
歸每從士林聞譽張君夫東川去郡城百二十里人所

罕至也君異邦踈遠迹少入市人所罕親也衆口愛憎
尤所罕同也然稱善則均咸若身至目覩者無他焉因
其實而已矣今庠序滿郡縣其當循視臨勵往來之衝
漠然不加意者不少聞彥深之風宜知所愧哉傳曰蘭
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彥深有之山主陶氏與僕通譜族多英俊惜其代去遺
人徵文以為贖余既懷張君而不遇又喜同宗之好義
也惡能已於言君將聽除命於朝矣旅寄京華交際貴

要當有謹言良猷以撼羣聽俾施于世有以固承平之
基蘇瘡殘之境毋懷寶以自得焉鴻鵠振羽青冥無極
安得携手於北風徒延佇於停雲也

送林景山序

守令六事其一曰常平得法郡邑建倉置屬以府曹俸
久者充優減其考由是林景山與茲選焉景山旌德人
貌古而言直自新安遷姑孰鬚鬢斑斑趨蹌黃堂引經
援律商訂政務列侯納其忠性愛攻詩或閑隙或紛遽

吟哦常弗輟往來衢市襟帽偉雅宛有老儒儀度人莫知其為吏及調常平乃不以冷寂為嫌欣然受委將以展斂散周恤之策使官有恪而民有恃其志亦不群矣夫常平之名始於漢五鳳間耿壽昌之請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及觀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謂歲有歉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斂之以其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其重輕重斂散以時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令縣州里受

公錢皆籍粟入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謂糴甚
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觀歲上中下而糴之使
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
饑則發大熟之斂或遇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行有餘
而補不足齊魏用二子術國皆富強耿中丞之議蓋本
諸此也然成周養民之制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振
荒恤災具載禮典聖人立法先事豫防俾歲雖凶而常
豐民雖貧而常足則管李之見又豈無所本哉昔耿說

甫出蕭望之非之元帝時諸侯多言可罷後漢語曰外
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豈常平獨可施
於邊郡而不可通行於天下歟抑亦可以通行而治之
者不得其法歟今制既曰常平得法為守令者可不加
意歟景山居其職要不可不知其法也今糴本示增直
之文輸戶罹倍償之擾貯之久則腐而味變曝之乾則
耗而數虧待哺者未沾惠於勺龠而中產者已不勝其
配抑矣景山往盡乃心變通有方師成周養民之制而

來管李壽昌之所長使國家實利異時下及困窮而不
徒以粉飾治具庶幾成守令之最功是則余之所期也
送劉秀才序

唐虞三代之世阜夔稷契伊傅周召渾然全才為時輔
佐道德勲業標準萬世未嘗有儒與吏之名也周官謂
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二者並立然猶相濟為用秦
不師古棄詩書事刀筆吏始坑儒而反勝焉漢之時習
章句者為儒攻法律者為吏判為兩塗純任吏而用其

長故有蕭曹丙魏之能不純任儒而用其短故有貢薛
常匡之偏世不察此槩謂儒不吏若豈刑名賢於六經
歟宋儒者設經義治事齋人才之興駸駸逼古吏本於
儒也審矣國朝混一治雖尚吏世祖號稱儒教大宗師
則崇儒尤重可知今職簿書佐官府者通謂之吏先朝
詔旨若曰秀才生員願為吏者俾為之竊論秀才為文
行英茂者言生員但廩業於學校者爾文行英茂者必
將異於人生負初學何敢攀而伍之然擢吏恆於生負

而名秀才者不得與似非明詔初意此亦吏弊不諳大體之一也劉秀才者嘗訓導南軒書院繼為太平津庠訓導憲輅臨部命郡府辟為吏則與生負者殊矣所謂儒術飾吏事者非獨見於古也余故表而出之且示取吏於儒不專求之生負也

陶學士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陶學士集卷十四

明 陶安 撰

序

送黃文敬長岱山序

天下之都邑京師為大天下之川澤海為最大北至于
京師東南觀于海皆雄奇之遊或無因而往則想慕而
不可親憾於心者有矣江淞貢士黃文敬去年會試中
書今年赴官海上余故喜其有行也文敬居蕪湖自少

有能文聲端厚專勤蘊德不伐弟子盈門禮法森整邑
大夫樂稱而爭重焉及領薦鄉閭羣情慶愜以其氣清
神臞不閑於跋涉風雪萬里將有難色乃慨然長往旅
食燕山不特與四方豪俊角一日之長而九重之魏嚴
萬國之朝覲此可娛心耀目者無物不備志雖弗合而
歸其識則廣矣行省授岱山書院山長岱為海島隸四
明渺然波濤之黑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數椽命官任教
將以文明被于幽遐文敬越大洋登講席吐其剩餘化

漸卉服無金穀塵鯁于懷彷徨憑覽挹暎光於未晨睇
神州於無際且有珍鱸美錯之饒離商貨舶之富可泛
視為海之窮裔哉又得往來郡城文學儒流星聯壑聚
日交接以資見聞至於飛翰驅辭尤足聳撼轅門大府
以流譽于時遊之雄奇者兼得之矣余與文敬為同郡
人前後俱以易貢為同道復同選為浙東教職在斯文
素為同心明年春承乏越上則文敬進修之功益倍儻
思夙昔相與之至尚肯為余一來乎

送司獄易元允序

國家立法忠厚麗禁典者固不貸其辜亦未嘗不閱其命曲全有生之理於天地間也園土桎梏之設尚矣飢有廩疾有醫建獄官以掌視不惟要繫無逸泄之虞且俾矜撫或平反而得其情法之忠厚如此尤貴得忠厚之人以行其法爾易君元允瑞之世儒嘗以簿書贊治于憲府藩閩受太平路司獄人或以君之才猷使得佐郡宰邑則惠澤可以及民獄官之任若不足以淹歲月

也是不然夫恤刑好生之德自唐虞三代而降雖以漢
唐盛時猶有愧焉今朝廷刑罰務於寬平故獄官所繫
視以為重太平囹圄寂然比者饑歲加以兵興累執之
徒不能無矣每郡府之推讞憲輅之審錄莫不嘉君能
官豈非忠厚之人哉嗟夫民有訟則陷於獄也無訟則
獄無設可也使長民者理之有方導之有素孰不汲汲
焉遷善而遠罪訟何由生君秩滿將有長民之責尚其
以無訟之本反求諸身哉

送采石山長濮友文序

江南山水雄麗之區以采石稱樓觀亭祠皆據勝境跨
高冥俯清冷可以縱心目之娛覽臨流而廛室宇魏華
貨貿充溢民業酤釀多致殷富宜有書院闡教敦俗庶
俾其人不至荒於遊逸怠于驕奢也書院創自淮陽獻
武王保定張帥地當四達之衝往來者陸則車騎水則
舟航過而瞻禮尤衆焉至正己丑歲余客昇與番易許
栗夫於御史家聞有談采石書院山長之美者因叩姓

名則知為濮君友文中山人也御史歎曰安得與斯人
接辭哉明年濮君來昇御史見而傾倒余與許亦在坐
此識濮君之由也又明年余歸太平望采石幾一舍雖
相遇不獲而相知不淺及壬辰孟春滿代矣君在官復
沒產曰三江渡歲賦水利供祭祀修完廟學乃塑獻武
像祠以報功自喜錢穀少而出納不煩得以詩酒徜徉
於山水間與天地清氣酬酢物表亦教官之高致也況
能以闡教敦俗為務儒家子弟尊其師道德藝是習雖

欲游逸驕奢寧不警言省於心哉君文獻之族才識老成
衣冠言動有故家風度嘗歷江寧武康教諭升今官將
由是表儀侯泮教行十里之郡其績業有加於此從可
知也

送浮屠慧師序

始吾見遊方之外者入空寂出倫理與吾道不類也既
而行南北歷名山巨剎時與釋子接或博辯多聞或靜
默有覺或記閱能文章皆知仁義中正之旨至其祝釐

于上有君臣之分焉不忘所自出有父子之親焉羣居
怡怡規諷以善有兄弟之情朋友之誼焉則既與吾道
類而又嚴敬其師勤勞不懈一得所傳心領膺服終身
不悖而吾黨反難能也從吾游者崔生子元義興人也
來姑孰寓光孝禪寺寺僧慧師日巖乃其鄉人因生過
余目其威儀則服行戒律者也耳其言論則習聞聖人
之道者也其學以無為為宗以不二為法以去死生為
向方以實相具足為歸宿吾知其有可尚者未幾崔生

請曰慧有母在堂其授業之師亦居義興而敬師之禮甚至歲時省視往來以為常今又將去以其平日好與文士游故賦詩為贈願先生序之嗟乎天道不外乎人理佛氏功行之修無擇於巨細況孝敬之心不衰則其天者全矣吾喜其與吾道類且有吾黨之難能者安得不與之言哉

送教諭彭景先序

江東文物番為盛僕兩入京見南士官館閣翰監或負

才學旅遊棲棲以至賓貢春官番人居多比叨祿金陵
見仕郡邑掌校庠者復多番人時景先彭君受當塗文
學自番赴官便道過余一見如素識言論英發理富機
敏知其學有本原信宿辭去余既歎不獲與君久相從
游然獨喜吾邑得賢教官今年夏代歸私慶日被薰涵
君尋滿秩會方新而別已迫固不得不鞅鞅于懷也曩
柄臣奏廢科舉三臺二十二憲司上疏請復不得命御
史及各道憲節以文藝試士為教官時南北學者無階

取仕與選則榮炫如擢大科老戰場屋者咸樂就試君
以御史舉名占高等及來蒞職堂揭誨語敦厚儒習俾
知所尚逢掖敬從學素無帑庾缺祿給晨夕君介守沖
澹無苟得意部使者及郡監守知而嘉歎分泮廩充俸
著為定令有祿遂自君始其盡心學務勤若理家廟宇
齋廬葺治完美創亭宮墻左地幽景曠俯仰山水相忘
於物外顏以樂山水亭而理致高遠矣僕已慕番盛文
物而君復若是尤有光於斯文哉今朝廷屈羣策以綏

萬方使在位効力者如君不少曠瘼則臣職脩而王化洽而君之才有可嘉矣其去也貴公俊士群餞溪郭僕僕叙其事如右

送汪教授序

汪氏為神明之胄居新安七百餘年族屬蕃衍復多賢秀其福澤流被雖久益深而又有若處謙先生者出君子謂積善之慶果有餘也先生之歷儒官也始諭長洲調長清獻書院升嘉定州教授此三仕皆久任最後典

教姑孰姑孰學校東南稱第三匹休於漳明士風淳厚
稱小鄒魯先生視事似不能言若不勝衣者及其登講
座進諸生導誘導懇羽翼綱常表章道義使先王遺教
之懿入耳而著心嘗與郡侯大興堂試倣科舉式所選
多髦俊文風乃振其接物和易至於不可則義形於色
志莫能奪又人之所難也甫歲餘即引退士子驚愕相
與議曰先生脩天下之達尊神氣彊健才學精覈乃高
舉而去弗克盡攄所能曷有以為賢者之留遂相與力

請而其意不俞矣僕等出入泮林望其表儀而起敬知其長育文獻之邦父兄師友漸陶有素故見聞異常人雖老猶不自足視世之苟利祿者往往以去官為戚而印綬不忍去手其所為何如也先生由此佐大府宰鉅邑推善教之心以施於政則功惠及民如春陽時雨涵煦無窮余將側耳以聞嘉聲亦有以慰此心云爾

送醫官黃與任序

歷代陳迹去今懸遠矣論及漢唐全盛時猶使人欣快

於百世下况當海宇混一而文明隆熙之治與覆載無
極雖漢唐全盛之天下不能比其什一士生斯世身親
過目親覩此德學技藝充足於已度可濟用者願効力
行志自拔衆中奮袂振策趨集京都星拱雲合不特受
官可以為榮得祿可以為養而且水浮陸輾經閱萬里
遐邈如周旋堂室間喬嶽巨鎮之竒大河清濟之雄皆
在指顧又得仰瞻宮闕神麗以至廟廊列司之崇貴車
馬人物之繁華常紛紜而日接此黃君與任所以兩人

京都意有在於茲歟君儒而醫者也意氣動當道因為
醫官歷長林右鄖樂平陞太平路醫學教授使其在京
師擢置長選累資級以踐清華則興事樹功將無不可
僅官於醫志若未就然而遠游勝歷見漢唐全盛之所
無居其職又足專衛生活物之寄其亦可矣黃氏家新
喻其業儒醫傳已七世君從祖曉峯官奉訓大夫臨政
州縣利澤及民壽幾百齡詩文成編於軒岐而下諸家
之書領悟要旨秘方靈劑世未知者悉授與任自其來

肘教印郡府官僚寓公多士及閭閻庶民恃以為命切
脉視證究極根源叢草木玉石昆蟲諸品適君臣佐使
之宜或相助以全其性或相制以成其用易呼號為歡
欣起沈篤為康裕然郡官寓公士民所產之地有北庭
焉有西域焉燕魏齊魯焉江淮荆粵焉稟氣異而致疾
不同君隨類應其服餌無溫涼寒燥之偏乃家傳之有
徵也今將別去醫家者流群謁文以為贈余惟黃君以
仁名其齋以同仁名其堂天地生物一元妙化運行無

間全體皆仁人具是理惻隱慈愛之真隨在呈露醫者
功用最近於仁視人疾痛癢病皆切於己矧君講求儒
術苟克治存養使仁之性純乎內拯療惠濟使仁之道
周乎外由教一郡等而上之其仁流浹益遠京都熟路
適復馳驅則異時之所遭異乎曩時之所遊也

送黃尚明序

此邃於學而豐於文必以極致為歸宿之地所由得者
有二焉沈潛乎幽寂以畜其才也經涉乎廣遠以充其

氣也方其闔戶深居稽經繹傳雋嚼六藝羅絡百家燈
鈔曙閱手不輟披口不絕誦固能沈潜乎幽寂矣然而
天地之高廣也川嶽之雄竒也南北疆域之大也遠近
文物之至美而繁也非寡交罕出者所能悉知而徧觀
於是行四方則視於目者非其所常見聽於耳者非其
所常聞賢可尊而師也善可親而友也經涉既久其氣
有不充矣乎余嘗間關浪湯喜與豪雋伍得其類此者
多西江之朋也近歸姑孰識黃尚明臨江人較余所得

西江之朋則又歛焉而容敬薰焉而德和蓋其蚤歲修
省于家有沈潛之功不遽以自足操舟東渡歷吳之郡
邑因留姑孰時嵩溪馬侯新建義塾招徠學子議選髦
士聘為塾師衆以尚明薦遂登講席教事乃振暇則與
客躡喬峰俯洪流訪前賢遺迹追逐雲月調嘯於物表
今又思維揚為四衝之會將浮游淮海其經涉者益遠
矣儻回翔而西則鄉之人士見其學之邃文之豐有加
於昔也寧不改容而敬歎也耶

送黎仲良序

友人王克明以上黨黎仲良來謁且曰黎本潞之名族
仲良在京師奏名為胄監生受鄭州學正精風鑒術蚤
有蘊負自視歆焉於是歷燕趙之疆東至齊魯南游于
荆楚吳越將務富其學而充其才遂以益齋自號若其
鑒人窮達壽夭奇驗縷出特餘事焉爾今其來也聞子
有素而請見惡得靳一辭以責之哉余聞克明言因取
仲良齋扁之義而告曰伯益謂謙受益仲尼以遷善改

過為益德無盛乎謙尊光而卑不踰其益為何如也君子遷善則過必寡改過則善必增相資交助其為益又何如也上黨隸平陽民俗剛勁而任氣仲良儀恭禮和惴惴如不能言有謙之心哉意其親賢取友於四方得遷善改過之道故無負益齋之名也世之挾技術涉江湖觀貌聽言辨氣察色臆度禍福妄期榮富以微利於一時伴庸躁之徒生覬覦僥倖之想芒芒滿路而未已不徒無益反致損焉合伯益仲尼之言而加警者仲良

所以益已也即風鑒以持正論使人知力善吉而恃德
凶所謂相形不如相心者仲良所以益人也今將官于
鄭積其歲月受命陞職又當推其益于時未可以技術
自待也仲良宜知所擇哉

送馬仲雲序

隆平之時有臺察以肅憲綱征伐之際有將相以統兵
政奉承於將相臺察能不失職保有令善則於佐理一
邑又何難哉馬仲雲世為薦紳家結髮事刀筆嘗為吏

金陵郡臺察蒞焉天子耳目大臣坐鎮尊嚴聯采列居
霆轟而鸚鷺乃周旋其下儀度整閑接物無忤郡幙缺
僚拔君攝其事處置有方羣吏懾服及掌官廩出納田
賦數十萬悉稱其平余在金陵見其勞績喜吾邦有人
行志於大府受知於崇臺也考滿歸姑孰除長洲幕官
適淮甸兵起姑孰濱江迎送供億日不暇給郡府委君
贊畫當塗未幾三省行臺官皆以宰執領大將治師江
上軍需浩繁責辦於旦夕陵轢摧撼寢食不遑仲雲應

變神捷當路咸喜其能不唯免過而已今將赴長洲雖
劇縣刑名之轆轤錢穀之富穰倍蓰他處然於臺察將
相既親歷其難而其才有為則佐邑無難矣古謂過盤
錯而別利器仲雲有焉余惟姑蘇為東南財賦甲區比
歲民力凋弊蓋地產有限而橫歛無窮或有謀策徹在
上之聽推以矜惻之心濟以惠利之澤使赤子樂其有
生亦吏治之光華也

送張文泰序

士所願者有文學以美其身有名爵以行其志天下文學所萃者辟廱也天下名爵所出者朝省也張君文泰則隸業於辟廱知名於朝省者也往年鄉試東平衆謂其當擢大科乃弗如志居京師執經聽樂趨蹌胄子之列不自滿而遽止一旦去燕歷齊魯浮大河而下涉淮沂江游觀于吳楚至正庚寅秋余與之邂逅京口同舟抵金陵君覽六朝故都時與賢俊伍既而訪舊姑孰明年余歸而相遇言論意氣視昔有加所至弟子歸向故

居有廬食有魚門有長者之車雖羈旅萬里而觴詠自
娛今北上為卒業計吾意太學先生及諸公卿皆將叩
遠遊之所得君可默而不言乎今徐豫荆揚之域亡郡
縣百餘兵火蕭條黎元塗炭江河淮濟天地血脉貴乎
流通乃至分截海上攘奪阻塞糧道擁重師者未明戡
定之方有民人者不先撫綏之術財用耗費公私罄竭
力役愈橫賄賂公行文武才略可以立邦家太平之基
者豈無其人哉或者任之而未至取之而未盡爾文泰

以身歷目擊者發忠讜之議聳樞要之聞宜有濟時長策以副當代渴賢之想由是以文學取名爵蓋非幸而致也

送許經歷序

至正辛卯春喻川許君來長姑孰郡幕時承平既久官事民俗一皆簡靜以吏文贊政而有餘值兵起淮西連破州縣姑孰並江相望孔邇城堞久廢軍伍寡弱君謂難於守禦大募民兵明年武昌陷饒信徽廣皆不守行

御史臺中丞江南三省平章並領大將以姑孰居要會
掛印開府招勇悍集輜重府官多以差遣去故長幕者
不克少休董造兵器動以千萬計巨艘良馬武備赫張
出師之日彊弓精鎧虎旅雲趨金鼓震發旌毒縣蔽空許
君亦與有勞焉築城役興時進善策上官聽納大軍征
討假道不絕君出入鋒刃間供給不避艱苦暴兵犯寧
國畧及據溧水四境日迫勤議拒守之計又明年春淮
南省平章將兵來援駐劄城郭供給益繁士馬飽芻粟

於是據漂水者潰境內脅從悉降自君到官未久羽檄
適至不得從容坐幕中晝夜奔馳寢食弗安家累隔數
千里音問頓絕曾無私憂形於言色唯思盡忠王事而
已觀君神儀蕭散世當無事謙抑逡巡似不能任勞劇
及軍興隨機應務雖紛擾倉卒意度閑雅何其能也然
數十年來南人不得仕省臺院部僅補遠道憲史君因
以吏役應海北兩廣憲司除惠州路照磨陞從仕郎太
平路經歷嚮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祇率世祖舊章南

北人才視之無間俾其君子彙進小人愛戴而致治之
美垂衍無疆夫何妄生區別於一統之朝日益猜忌懷
憤諸人亦以擯棄不錄構釁引類發於長淮數千里間
蔓延江左干戈爛漫亦有以致之也比者悔過復國初
之制產自吳楚者得與中原人等則許君秩滿銓司考
績非復向時之待南人者比予故因其行以卜世道云

爾

送程子舟序

人有同室而異心異鄉而同道者其故何哉彼異心者
重利輕義易進難退已絕而益附已去而復留雖嘗同
室不害其為異心也此同道者愛惡之公正議論之謹
直毅而能和通而有制雖出於異鄉而實為同道也僕
得納交於程君子舟蓋異鄉而同道焉君世居婺源族
人仕姑孰因來視有薦其文學於郡府者遂聘為泮齋
之師適僕歸自金陵同時分教而自賀其得友也列居
廬亭聲歎相應晝則茗飲而集暮則袂屨而歸每聞君

語心用開悟源源清濟之貫濁河也其為人也不可以
勢屈不可以利誘義之所在汲汲趨從至於正色斥邪
據理折傲卒使公道昭明而異心者不得以同室矣遠
近嚮風登履雲翕君得以闡揚經術雖擾擾危急之秋
教養不輟學校光采冠于東南君至姑孰之明年婺源
陷南望悲嗟及婺源平來者報母夫人及妻子避難皆
歸室廬具存疾瘠不染又以見作善之祥也道里漸通
將圖歸省僕亦東渡浙江同道而遠別寧不愴然于懷

耶尚冀修其德業充其才智出濟時艱當有餘裕毋長往而不來也

送豐叔良序

天下之至險者水而已智者設為防庸制其氾濫潰決之勢不惟遏絕民害且成潤沃之功物健而奔逸者莫如馬故馭以羈絡雖懦夫亦能擾而馴之使其勝重而行遠人有心也一或邪僻其險於水人有欲也一或蕩靡逸於馬矣先王之治天下也執其樞機不勞力而衆

自定防之馭之有其要耳示以道德仁義習以詩書禮樂教立而化行杜禍亂之端延泰和之祉曾何險逸之虞哉然古者為教其原出於朝廷後世為教其責歸於學校今郡縣學校之教學官董其事訓導專其職則師模所繫尤在乎訓導焉苟得端士闡論至理開發英才使斯民相觀為善雖有殘暴亦知尊君愛親不至於干戈紛爭赤子塗炭若此之極也姑孰學有訓導曰豐君叔良其先四明人宋尚書清敏公之族至正戊子秋同

知張庸道主持學務聞叔良才行命學官致幣徵為訓導叔良時為富族塾賓其塾厚禮堅留未即起郡府遣縣官迎請乃至時余同教四齋授業之隙聚話傾倒相驩無間冬余赴金陵後至考滿歸則見從游叔良者增多貴介子弟規矩森肅余又獲與叔良同教相驩有加焉值兵符四馳敵壓近境軍馬載道而誦讀之聲庖廩之給未嘗一日廢重以憲司郡守臨勵春秋享祀朔望會講升降周旋宛如承平時方人心惶擾見庠序修舉

衿佩趨跲恬不解散遂稍稍自安甲午春叔良辭職去
蔣君茂昭集詩為贈俾余序之夫江東統八路屬亂離
之際學校教養率多停弛其七路之境兵火傷殘姑孰
治三縣獨能保有全疆民不思叛今又習保伍之法奮
威武之容將以扞城禦侮豈非教化尚明聞風觀感者
衆歟先王防馭之有要可驗於此故因叔良而發焉

送梁教授序

至正戊子春會試南宮朝紳居江浙者近百人相與裒

金大宴江浙貢士及監生登第者五十餘人余忝在坐
時會稽梁君叔亨為國子伴讀頽然出衆中相禮奉賓
謙德和氣輝耀俎豆間及余見太學諸先生或與六館
諸生相遇每聞稱道梁君後二載除太平路儒學教授
需次未赴癸巳秋余往會稽承乏高節書院行已數日
君始至太平視篆明年冬余以公委便道歸侍遂得聚
首泮林且見庠舍修飾堊華炫弟子游歌藹藹彬彬
乃知君盡心厥職觀其情性寬平侗儻舉觴屬客劇談

軒豁殊無凝滯郡府薦于江東憲司將以為憲史屬鄰
壤兵警君以浙東樂土其兄奉母在家恐貽遠憂惕然
有東歸之思郡府遂俾白事行省以便其歸士子咸謂
先生出自太學禮法習閑典教一邦方以善道化民育
才惜不能竟其所施於是賦詩贈別期以早旋余謂仕
而行道顯其親也歸而承顏安其親也移孝以事君其
為忠也大矣夫如是必能厲志秉節隨所任用宣著於
事功如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豈不增倫理之重

哉

送楊生序

余頃居海濱聞海人言有漁者力彊而善游厭綸釣利
薄采具于淵無所得遂縋致岸底入水百仞餘覺有物
焉負而上塊然塗砂重蘚錮結形質莫辨其徒相視駭
笑偶越賈輿錢而過識其為竒願市得之俄而倭賈舶
至亦欲貿以珍貨兩賈爭求長價至數千萬錢漁以越
賈先市特貨與之及募剖斲乃巨蚌也得徑寸珠二圓

潔晶潤瑩無纖類光采流射日中艾觸明火煥發希有
寶也越賈由是益富嗟夫物之可寶者如此而士之可
寶不尤貴於物乎揚生子直嘗從余問學其華美不露
故容辭弗殊常人與塗砂蘇錮之類也始者受徒里閭
福定楊氏聘為塾師明年溪南劉氏奪而聘焉又明年
楊氏增厚幣踵門懇請子直之父喜復故璫命赴楊召
猶兩賈爭求而長價卒與諸先市者也吾聞楊氏賢而
禮賔其子弟多令噐虛席待子者一載今得子至真若

得徑寸之珠子宜敷聖謨明理緒使其疑釋而業精期
底于成德豈不猶越賈之益富哉又惟古君子之教人
也獲學半之益子惡得不反躬以自勉歲諸已而深純
有媚川之功施諸事而美著有照乘之用書曰所寶惟
賢其子也夫

送程推官序

凡臨民為政修於外者不若誠於內善其始者不若保
其終今之從仕於視職之初執禮奉法似乎公也敏事

服勞似乎勤也貨賄不通似乎廉也是非有斷似乎明也或存諸內者非其誠徒藉是以立威徼利由是公不勝其私勤易至於怠廉變而貪明隨而蔽遂不克保其終求夫內外始終之一致者余於程君德明見之矣至正丁亥冬任太平路推官專理刑獄詳於聽讞用平反之法老吏憚服不敢任情出入人罪越三載淮西兵起郡地危急府官多以守隘去職君受省委兼署府事省臺諸大臣來治軍旅為之繕甲兵具糗糧奔走供億晝

夜不得寧居民乘釁攘奪者輒擊死於市用是衆不思
亂淮民舟居避難蕪湖利其財者執以為寇纍纍繫獄
議將盡戮君往推究雪其寃免死者三百餘人大軍來
過迎勞罔不如意事當繁擾未嘗避縮過倉卒不疾聲
厲色其鄉婺源素無兵難或勸其遣家屬還為自安計
毅然不聽未幾婺源果陷又三載代者始至在官六年
公勤廉明有如一曰可謂誠於內而保其終矣程氏為
忠壯公苗裔中順大夫苟軒先生君大父也用其廕主

新城丹陽簿遷清江鎮征官陞候官縣尹建寧路推官
調太平其在丹陽清江候官皆久任而於太平益久官
至于久能稱其職孰謂久任之制不可行也哉既代士
類為詩送別俾予序之若其政績之詳載在去思之碑
茲故不述

陶學士集卷十四